

石库门里「茄人头」

王汝刚

在上海人的记忆中,石库门里总有几位“茄人头”。所谓“茄人头”,通常指一些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生活经验丰富,能说会道的家庭妇女。街坊邻里遇到难事、大事,只要找她们商量,总能迎刃而解,皆大欢喜。

小时候,我们弄堂里有位“陆家阿奶”,大家背后称她“凶老太婆”。原因在于这位“茄人头”,为人热情,常为大家做好事:晒衣服,收水电费……做得再累也不叫苦,就是嘴巴不饶人,抱着邻居小孩说怪话:“乖囡呀,长大不要像依爹娘那样,发了工资拿到小,到了月底做瘪三,不要吃红烧肉,月底吃臭咸菜……”让人听了又气又好笑。

后弄堂宁波阿娘与陆家阿奶年龄相仿,情同姐妹。不过,我却亲眼看见阿奶“教训”阿娘。原来,阿娘与儿媳金花关系不好,经常为鸡毛蒜皮争吵,居委干部多次调解没有效果。阿娘找阿奶诉苦。阿奶正在扎鞋底,没头没脑问道:“生金花的辰光,你肚皮痛吗?养金花的辰光,你洗过尿布吗?”阿娘大吃一惊:“你真老糊涂,金花又不是我生的。”

这下,如同点燃了爆竹,阿奶声色俱厉地责问:“格么你有什么资格教训金花?现在又不是封建朝代,你当婆婆应当作出榜样,关心小辈,小辈才会敬重你,你真是老糊涂……”阿娘被数落得无地自容,转身就往家里跑。说来也怪,经过阿奶“教训”,宁波阿娘和媳妇和好了,年底还评上了“五好家庭”。

小学三年级时,我们班上来了位年轻女教师,同学们没把她放在眼里,接连几天,课堂秩序混乱。女老师气得把全班同学留在教室训话。眼看过午了,不少家长来接学生,陆家阿奶也在其中,大家束手无策干着急。唯独阿奶走进教室,笑眯眯问老师:“我的孙子犯了什么条款,要关饭学?”女教师说:“他前天与同学打架,昨天拉女同学辫子……”阿奶不冷不热地问:“我的孙子要枪毙吗?要吃官司吗?”“这,这……”女教师顿时语塞。阿奶加重语气:“小孩确实要教育,不过他们正在发育,饿坏身体啥人负责?”一句话提醒了女教师,她立即宣布放学。同学们高兴极了,把阿奶看作英雄,欢呼雀跃簇拥着她回家。

隔天,阿奶主动找老师作检讨:“我一冲动,特来认错。”女老师真诚地说:“我缺乏教学经验,请原谅。”阿奶快人快语:“希望老师宽宏大量,不要给我孙子穿小鞋。”女教师涨红着脸说:“有你这样的阿奶,谁敢给你孙子穿小鞋?”

陆家阿奶做家务是好手,裁衣服,糊硬衬,结绒线,翻丝绵样样能干,烹调技术更加出色,包粽子,裹馄饨,腌咸蛋,摊面饼件件精通。不过,她轻易不肯传授技艺。邻居问她如何加工油蚕豆瓣,阿奶漫不经心地敷衍:“便当,豆瓣放在油锅里炒炒熟。”

邻居照此操作,结果失败,再去询问,阿奶依然轻描淡写:“生豆瓣要在清水里多洗几次。”邻居操作后,总觉得火候欠缺,再次询问,这下阿奶不耐烦了,拉开嗓门回答:“依笨来,眼睛是画出来的?十只手指是并拢的?豆瓣里放点小苏打,就松脆了。”邻居嘟囔:“依讲话像挤牙膏。”阿奶哈哈大笑:“最整脚的牙膏也要钞票买的,依问我半天,我要依一分钱吗?”

“茄人头”也有老马失蹄的状况。顾阿姨的毛脚女婿上门相亲,阿奶自告奋勇做参谋,她对顾阿姨说:“依这个女婿手上老茧多,会赚钞票的,外加派头蛮大,还塞包香烟给我哩,你放心,这个女婿好的。”

不久,新女婿偷窃工厂材料,东窗事发,顾阿姨找阿奶讨说法,“茄人头”愣了半天,才结结巴巴说:“唉,迪格……囡……是好囡,就是……轧仔坏道。”

元宵灯谜

江更生
画眉深浅入时无
(陕西景点)
昨日谜面:怎能甘心
(国名)
谜底:乌克兰
(注:乌,作疑问词;克,能;甘心,甘肃中心城市兰州)



三羊开泰(剪纸) 奚小琴作

“老年卡通道”可改进

张立俊

地铁进出闸机口处理都有“老年卡通道”,本是惠及老人的配套政策,但有时反而给老人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有次我乘地铁9号线,手持“敬老卡”来到“老人通道”,谁知一些年轻人精力充沛,行动较快,很多人却反而抢在我前面,把我挤到后面去了。这样的尴尬事,我的很多老年朋友都遭遇过。

“老年卡通道”其他人也照样可以通过,而一般通道老人无法通过,这就

平常的日子台北阳明山的车子不多,但到了花季,窄小的山路,在风光明媚处,路不管是否画了红线,轿车一辆一辆地并排停着,甚至人车争道,为多看一分艳色。

初冬暖阳里,过了“故宫博物院”直行不远,左拐沿着细如蜿蜒的山路,开始盘旋而上。南方的天气温煦,近二月的青山不待东风,枝上的五色鸟已唱红了遍野的山樱,一个转弯,眼睛时被满枝的樱红夺去,踏着油门的脚就不自觉放轻,慢下来猎取一抹嫣红。

平菁街42巷是草山里樱花开得最密最盛的地方,倘若不开车,在龙潭捷运站坐小19或303公交车都可到达。巷内数里富士樱花,在傍着白色栏杆漫开的时候,醉人花韵,使得狭小的巷弄,霎时游人如织,自清晨至傍晚,都络绎不绝。

在巷中“禾丰农场”停车场栅栏外,有一条小径可通往公平桥,顺着这条小径走去,可以窥看到为数不少沐浴在冬日里的富士樱。

西湖有梅,林和靖所钟爱;西湖有桃,袁中郎所倾心。不知西湖有没有樱花?葬在孤山下,水滨边的曼殊和尚最喜爱的了。

得了经适房政策的优待,去年我终于和家人从曹杨新村的一室户乔迁至宝山的公寓楼。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小房间,也终于可以不用在水产商贩卖河鲫鱼塑料盆里洗洗澡,而且还多了个梦寐以求的阳台,蜗居二十多年的旧居仿佛已成前尘遗梦。

有位与我自小长大的朋友一谈起我原先的住地就会说,唉哟,你们这里什么事情都有!这话他说了不下十次,可我并不十分清楚他口中的“什么事情”具体指什么。只是我幼时的经历,耳濡目染,却也见过不少同龄人不曾窥见的世间百态。小学二年级时看到二楼的拐角有个模样很古怪的中年人缩在脚踏车旁给自己打针;三年级时沿马路的一栋楼房起火,这家的母亲和十岁的闺女都葬身火海,而父亲却在着火不久一个人急匆匆地逃了出来,毫发未伤;长大后我

小时候偶然读到和尚的一首本事诗“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甚是喜欢,借得柳亚子所编的《苏曼殊全集》,始知和尚一生振奇。或有人论曼殊“身世奇,际过奇,性情奇,行止奇,思想奇,文学诗画尤奇。”信是如此。

二十年前在台北和平东路上的闻名画廊,见苏曼殊所画小幅,构图极类曼殊于甲辰年南归岭海为其友安所画茅庵借隐图,但画上没有邓秋枚与蔡哲夫题记,只在画幅上方诗唐有黄晦闻题有数句,故知非为一图,可惜日子久了,所题为何已不复记忆。只闻此画为一出家人购去,数年后圆寂,画就不知流落何方,当日没有囊入寒斋珍藏殊觉可惜。

此画上有的一道撕裂痕迹,虽经裱背,依稀可辨,这倒令我想起马仲殊“记曼殊上人轶事”云:“曼殊善绘事,每于清风明月之夜,振衣而起,匆促间作画。既成,即揭友人之帐而授之。人则仅受之可耳;若感其盛意,见于言词,语未出口,而曼殊已将画分为两半矣。曼殊一生,事多

每每将网络上看到的惊天奇闻转述给父母,他们都丝毫不讶异。有天我说,一对夫妻去法院闹离婚,理由是妻子抱怨丈夫不洗澡,臭气熏天,而后丈夫来了,连法官也被熏得受

说旧居

钱佳楠

不了——判决离婚。我爸听后没怎么笑,平静地告诉我,楼下的阿丁也是这样,他的老婆也是因为他太臭所以跟他离婚的。这个阿丁我知道,他养过一条大黄狗,却不舍得给它吃,害这条狗总是口水淋漓地跟在出入公房的邻居身后。有一次我手里提着包同学送的酱鸭上楼,只听见身后跟着错落脚步声,又不似人的脚步那般齐整,我也不敢回头看,直至走到家门口,按下门铃,大黄紧挨在我的身旁,长鼻子拱在我的腰际,其实我应该拿出一块酱鸭扔到一旁给它,而我偏偏怕狗,只得等我母亲开了门,凶巴巴地挥挥手喊一声“去”,大黄就怯怯地下了楼。

后来这大黄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年中还见过一回,中秋之后便不见了,到了年末母亲想起的时候还问起一句,噢,长久没看到楼下的大黄了。终于也没有再见,我们也不会费心去盘问阿丁,但心里都想着同样的答案,大黄大约的确已经饿死了。

这样长大的人心底总会盘踞着一分说不清道不明的羞愧感,觉得自己一定是做错了什么,所以生活才会有这样的错。比如我妈总会因家里的鸡毛蒜皮跟我爸大吵,有时候是楼上又漏水了,偏偏我爸不肯上楼去跟人家说,我妈会说我爸没用,我爸则说我妈小题大做,最后两人白脸对死,而我会直觉是因为自己一回家就大喊

类此。”似又谋合。古时文人以樱花入诗者不多,曼殊以少时寻常所见,写此一首本事诗,樱花一时之间似能与梅花并美。

在台湾气候宜人,常是梅、樱相次开发,樱灿于北台,梅盛于中、南。暖暖冬阳,南投信义乡的“风柜斗、牛稠坑和乌松仑”青梅遍植500余公顷,及台南拥梅20万余株的“梅岭”更负盛名一时。这岭中梅树最早引种栽培于日据时期,当在一、二月间古梅盛开时,远望枝头如傲雪霜,风来香动影,翻飞似雪浪来奔,霎时小径皆白,游人穿梭其中,馨香自盈怀袖,古人踏雪寻梅,在此南天一隅,尚可体会出一些滋味。若在四、五月前来,更可见满山遍野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在黑夜中有如繁星,耀人眼目!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是梅花的写照,是中国人的精神,更是墨客骚人喜欢的原因。

近代画圣张大千一生也爱梅花,在他位于台北外双溪畔的“摩耶精舍”故居,入门处就有他亲手所植寒梅一株,后花园中“梅丘”

石旁也多植梅树。当年大千决定归根台湾,刘太希曾赋诗寿大千八十兼贺摩耶精舍落成“声满寰瀛第一流,大风堂复起琼楼。开宗绝艺播溟渤,豪举惊人盖九州。万里归心向三峡,一枝名笔傲千秋。南山东海春无尽,八十天倪物外游。”大千为之激赏,自亦吟诗“余生余事无余憾,死作梅花树下魂”感慨殊深。及大千逝后,也真的归葬舍中“梅丘”石下。

台静农曾忆记访“摩耶精舍”请大千示范画梅,大千竟“笑了笑说:‘你的梅花好啊。’”台老早年确学过画梅,藉以消磨时光,然他于当时已不再有兴趣,但每当大千的生日,不论好坏,虽觉不自量力,总画一小幅送大千,藉以表达一份心意。

文人互赠诗词书画是常有的事,余生也晚没能得与前辈大师们接席。然大千幸得姜义才赠赠我一帧双清图,义才精研六法,从学于孙家勤,是大千再传弟子,山水花鸟得古人妙处,笔墨间更隐见大千韵致。一块灵璧,一支疏影,梅开三两朵,嫣然得令人心醉。

一家门馋痨坯

谢小囡

前几天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家好吃的生煎店推荐,顿时馋得不行,熬了三天,还是叫上了表姐,从城市的边缘,班车、地铁加步行,辗转至市中心,排了半天队,坐在客堂里,吃上了不锈钢盆子里端来的生煎和锅贴,不同于某满大街都是的连锁店那种吃了一两个就想弃食的油膩,这家店,终于有七分似儿时美味的余韵。

那仿佛已经久远的年代,几乎每个石库门老城区街头,都有着不知名的好吃的生煎店,吆喝着上海话,像邻居一样亲切的老师傅豪气地揭开锅,高温逼出的面香肉香引动鼻端,焦香脆底与芝麻葱花吸住视线,它们共同构建了热气腾腾的肥白丰硕的生煎,也构建了人之大欲的最初动因——如《西西里美丽传说》中蜜桃般可人的莫妮卡·贝鲁奇,是每个少男少女心里不忘的悸动。

被珍而重之放在记忆的橱柜里,现今再也回不去了,还有鸡鸭血汤——七八岁,住在文庙路,走到文庙路中华路路口,有一家新村,晚上爸爸妈妈不高兴烧汤了,就派我端着一个大锅子,去那里打一角钱鸡鸭血汤,说说好话唠唠家常,那里的师傅总会尽心尽力帮着在汤锅里兜底捞一碗上来,满满的切得小小的鸡鸭血,还有中奖似的鸡胗、鸡肝、鸡肠,内容真诚而丰富,如彼时的情怀。

现在流行说“吃货”,与“馋痨坯”一样,都是把人生所有的情思辗转尽付与了一颗吃心,但想想时兴的“吃货”和古老的“馋痨坯”之间细微区别,大概在于“吃货”追求吃食的量大而质优,而“馋痨坯”,真正有着骨子里对“吃”的那种随时随地兴起的熊熊燃烧的欲望。

把筷子当杀器与我大抢生煎锅贴的表姐,在吃与吃的间歇,抽空回忆说:“你以为我们家的馋痨坯基因哪里来的?你忘记你外公我爷爷,当年为了想吃一盘正宗的龙井虾仁,便是带我们坐火车去杭州的事儿了?”对了,那时候我们姐妹俩不耐烦跟妈妈辈们逛商场选衣服料子,最喜欢就是兜里揣着月票一左一右拉着外公的手,从三黄鸡到罗宋汤,满上海找各种好吃的;还有过年前,和表姐守在外婆身边,一个小火炉,一个大圆勺,一人捧着调好的蛋羹,一人端着手工刺好的肉馅,小心翼翼不敢喘气看外婆煎出一个个香喷喷的蛋饺,那手势纯熟像太极推手的画面,深深印在小女孩的脑海里,而那滋味,又怎是如今超市里卖的成品及得上的?还有姨妈的红烧划水、舅舅的熏鱼和四喜烤麸、妈妈的田螺塞肉、爸爸的响油鳝丝和卤牛肉……代代相传着对美食的热情与钻研,和无论生活多艰辛困苦都要想方设法“吃顿好的”的信念。

唉,一家门馋痨坯。

养的猫每天捕五只老鼠向身不遂。他炫耀的惊心动魄,说完好告诉我,其实想想也挺好玩的,现在的孩子童年多无聊?

他还指了指老洋房前的花园对我说,这里原先有一棵桑树,隔壁的老伯伯有天帮我们爬到桑树上采桑葚,而后摔下来,半

